

金穴侠情

版权所有 新奇发

中原农民出版社



58
2.19

下
集

英
九



英
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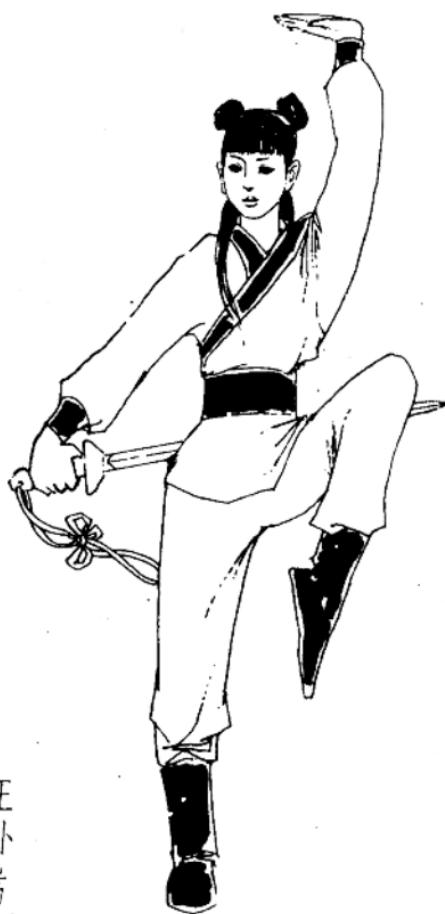


华山掌门周红梅



无极袖王君黄松涛

潘小燕



王仆嵩





黃俊川

黃淑貞

仙鵝散人



王朴仲安

徐知民



王小川

四十四

再说周红梅报以甜蜜一笑，道：

“哪里，吉人天相，我不许你说不吉利的话，现在，我们闲话少说，尽速直奔武当山如何？”

英儿沉吟一下，道：

“啊，不，这样吧，你去武当少林，我去穷追鬼王胡森，那老贼伤得不轻，如能在他的功力伤势尚未全部复元之前杀掉他，定可省去不少麻烦。”

“可是，老魔行踪如谜，这可如何是好？”

“如在途中追他不利，我想直闯鬼府。”

“鬼府在哪儿？你知道？”

“家母已告知小弟。”

“你在什么地方遇上宋师叔的？”

“谷外一个山岔子里。”

“那么，师祖她老人家……”

“她……她……她死了！”

“什么？她死了啊！天哪！”

伸手摸了一把眼泪，忽又杀机满面地说道：

“英儿，小妹就此告辞了，我即使拚着这条命不要，也要

杀掉天玄老道和中州毒医，为她老人家报仇！”

“好吧！姑娘快请自便，我也要走了！”

不一时，两条人影已逐渐远去，消失在尘中。

霍然——

“小子，你满头大汗地在追什么？是不是赶着要去吊孝？”

应声从一片高粱地冒出一人，正是邪绝血手阴魔罗森。

英儿不禁愣了一愣，道：

“罗森，你说话客气点！”

口中说着，脚下未停，不愿意和他穷罗嗦。

岂知，罗森却不肯让他走，摇身一拦，桀桀笑道：

“小子，既然遇上了，何必急着要走，老夫有话要说！”

“我没工夫，咱们以后再谈。”

“嘿嘿，这可由不得你！”

“怎么，你要动武？”

“好小子看掌！”

英儿起势欲走，血手阴魔马上劈来一掌，嘭！硬将英儿震得退回原地去。

这一来，不禁激起了英儿的心火，怒啸声中，跨前三步，戟指厉喝道：

“老匹夫，你有屁快放，如再出手撩拨，管你吃不了兜着走！”

邪绝罗森哈哈一笑，道：

“听说你已经得到一阳真诀，确否？”

“这……这是事实！”

“那么，拿来！”

“拿来？你的口气好大啊！”

“对你说拿来并非夸口！”

“哼哼，只怕未见得！”

“怎么，难不成你小子已尽得奇书所载？”

“在下不愿和你多言费词，我希望你死了这条心吧！”

“死心，嘿嘿，奇书未到手，老夫绝不死心！”

“罗森，千佛岩一役，你算栽到了家，能够死里逃生，已属万幸，望能知所警惕，别再滋是生非。”

“正因为老夫遭了鬼王的暗算，得到奇书的心情也更迫切！”

“你想报仇？”

“当然！”

“那么，在下愿坦诚奉告，你这笔仇要算我身上好了，在下和鬼王势不两立，当老贼魂断命亡之时，阁下也就仇消恨散！”

罗森闻言嘿地冷笑一声，道：

“小子，你少来这一套，老夫得到奇书后，自会亲自去找他算，娃儿别动心计！”

英儿见他执迷不悟，不禁大怒，道：

“那你要怎么办？”

“一句话，交出《一阳真诀》来！”

“假如在下不答应呢？”

“那老夫就只好动手抢！”

“你敢！”

“嘿嘿，天下没有老夫不敢的事！”

罗森弹身，一扬掌，呼！一掌劈面打出，另一只手直往英儿怀中摸。

“老匹夫，你简直是鬼迷了心了，这是自找苦吃！”

当下不进反退，疾迎而上，连攻三掌下来，已将他的千钩攻势阻止。

英儿百务缠身，不愿久战，暗将“一阳神功”提足八成，口喝：

“躺下！”

陡觉风声如海，电卷而出。

“一阳神功”盖世无双，饶他邪绝技冠武林，依然消受不了，砰！嘭！飞出，栽在五丈以外。

胸间肉裂，口血四溅，伤势甚重，欲起无力。

不禁惊极而呼道：

“小子，你的功力……”

英儿冷然一哂，道：

“罗森，别大惊小怪，鬼王胡森都难敌‘一阳神功’的威力，何况是你呢，哼！”

双目一阵翻动，接着又声色俱厉地说道：

“姓罗的，在下愿郑重地警告你，姑留你一条残命，给你一个自新向善的机会，如再一意孤行，为非作歹，下次见面之日，也就是你丧命亡魂之时，你自己估量着办吧，再见！”

身形疾转跨步就走，一个时辰不到，已奔出四五十里。

结果——

仍然没有追到鬼王胡森。

亦未见到一个阴司教徒。

当头的烈日，已移至西山，染红了半边天。

阵阵的归鸦，成群飞过，吵得人心烦意乱。

他的心情焦急极了，也沉重极了！

“看来，老贼已采取紧急措施，将这豫西北一带的魔徒们全部撤走了，为今之计，只有独闯鬼府一途……”

自语至此，突闻一阵快声传出，有人急问道：

“代盟主，鬼府无异虎穴龙潭，你一个人千万去不得。”

余音未落，武当天元道长已飘泻落地。

英儿一见是他，马上开门见山地说道：

“老前辈，家师兄现在何处？”

“贫道早已送往敝派，你……”

“老前辈，麻烦你，赶快返回武当山，杀掉天玄！”

这话没头没尾，听得天元道长猛一震，道：

“代盟主，难道敝师弟……”

“事情是这样的……”将全部说出，接着又说道：

“情势十分火急，老前辈最好立刻动身。”

武当天元听毕此言，惊得双眼发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晌才反问道：

“这是真的？”

“一点也不错，是在下亲眼所见！”

“啊，贫道实感愧对历代祖师，想不到……”

“老前辈，此时误一分就增加一分危险，最好赶快……”

“好吧，贫道就此告辞！”

话落已转身而去。

英儿以目相送，扬声说道：

“老前辈，如果情势许可，盼能设法知会少林，及时捕杀一因。”

“贫道晓得！”

“还有，华山周掌门，已经赴贵派，若能追得上，就叫她

折回来同在下结伴一闯鬼府好了。”

“好了！”

“望老前辈小心行事！”

“代盟主更要小心！”

最后这一句话已是只听其声，而不见其人，走得老远了。

随着武当天元逐渐消失的余声，在另一个方向，驶来一辆豪华的轿车。

马上铃铛叮当，车夫鞭声呼啸，只见尘头翻滚，眨眼已近在三丈以内。

“停车！”

“停车！”

随着这两声疾叱，马车夫已紧勒缰绳，将轿车停在英儿面前。

英儿看得一愣，正感莫名其妙间，轿上的门帘已经撩起，潘小燕露出半个身子来说：“相公，你到这儿做什么？”

“在下刚送走天元道长，正准备离开呢。”

忽觉得她今日的行踪有点古怪，又道：

“潘姑娘，天快要黑了，你要到哪儿去？”

潘小燕笑盈盈地说道：

“实不相瞒，我正要去找你！”

“找我，有什么事吗？”

潘小燕探头一望，道：

“此事十分紧要，可否上车来谈？”

英儿想了想，道：

“也好！”

立即拧身而上，和她坐在一起。

“毛忠，掉转马头，立刻返庄，快！”

“是，小姐！”

毛忠好快的动作，也不过刹那工夫，已将马头掉转，疾向龙腾虎跃庄驶去。

英儿被她这连串的举指弄得满头玄雾，忙道：

“潘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潘小燕放下门帘后说道：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叛徒施惠芳已经捉到了！”

英儿闻言大喜过望地道：

“在哪儿呀？”

“现在敝庄！”

“是令师捉住的？”

“不错，家师一直在大力帮助代盟主，终于在今日下午将她擒回本庄。”

“啊，真谢谢他老人家。”

“家师将施惠芳擒回庄后，本打算移交少侠发落，但一时间不知代盟主的行止，更怕被阴司教人闻讯群截，故特派出小妹等二十余人，分”“个不同的方向去找你，请代盟主移驾敝庄，审此女贼！”

“好！好！”

“同时，家师为了不使消息外泻，特地命我乘车离开，想来，血案真相定可立见分晓！”

“毛老英雄真是设想得太周到了，目下英雄大会已迫在眉睫，在下正发愁没有办法向天下英雄交代呢。”

他伸手撩起车帘，又对毛忠说道：

“毛兄，请加速前行，越快越好！”

毛忠口中应是，细丝鞭不停地抽在马身上，二马八蹄翻飞，快逾惊电奔雷。

尽管如此，英儿仍然急得不得了，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到龙腾虎跃庄去。

潘小燕忽然嫣然一笑，道：

“代盟主，请别着急，此处距离敝庄顶多还有五六里的路程，保证在掌灯时分便可到达。”

英儿略一打量，敢情已在龙腾虎跃庄的附近，当下失声一笑，道：

“在下当真被鬼王那老贼气昏了头，早已来到贵庄附近尚不自觉。”

果然，盏茶之后，龙腾虎跃庄已近在眼前，潘小燕适时说道：

“毛忠，直驶聚英楼！”

毛忠领首一诺，飞驰入门，直至聚英楼前才停下来。

“是谁呀？”

赛孟尝应声奔出聚英楼，潘小燕当先飞身而出，道：

“是我，师父！”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找到代盟主……”

英儿不待他说完，已下车走过来，道：

“晚辈英儿，拜见毛老英雄。”

“啊；欢迎欢迎，快请进，快请进！”

三人并肩进入聚英楼，早有服侍之人献上香茗，毛威揖客入座后，当即庄容说道：

“老夫一直担心消息外泻，被鬼王老贼抢在前头，想不到代盟主会来得这么快，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英儿喝了一口茶，马上问道：

“老前辈，可否立刻将施惠芳押来，我想从速审讯！”

“可以可以，老夫请你来的目的就是请代盟主亲自审讯。”

一扭头，又对身旁的一个青衣侍者说道：

“即传谕守牢庄客，将施惠芳和少林一因押上来！”

“遵命！”

青衣侍者领命而去，却使英儿大感意外，道：

“毛庄主，少林一因也被老前辈擒住了？”

“是的。”

“前辈怎知一因也是鬼王的同路人？”

赛孟尝毛威略一寻思，道：

“老夫将施惠芳擒回庄后不久，便发现有五条黑影接踵潜入，企图劫走女贼，毛某当即率众把他们围了起来，始知是阴司教人。”

“少林一因就是其中之一？”

“最初一因黑巾蒙面，根本不知是谁，至后四个阴司教徒先后丧命身死，一因也重创而倒，毛某揭开他的蒙面巾一看，才看清是他，我想一因既已投靠阴司教，定然知道不少该教秘密，故而留他一命，收押待审！”

“老前辈处理得好，此案如能申雪，毛庄主应获第一功。”

“哪里，代盟主言重了，老夫乃山野之人，争功求名之心早已淡忘，此举纯为苍生除害，别无他求！”

谈话至此，门外忽然跑进一个庄客来，躬身禀道：

“禀庄主，庄外有人求见！”

“是哪一位？”

“来人自称是华山掌门周红梅！”